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Corresponding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Chinese “地” Structure and Thai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

Supidchaya Amkid¹

Faculty of Liberal Arts, Thammasat University, Pathumthani 12121 Thailand

Email: supidchaya0211@gmail.com

Wannisa Bunumpol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P.R. China

Email: wannisabunu@gmail.com

(received 22 December 2024)(revised 11 March 2025)(accepted 18 March 2025)

Abstract

The Thai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 is a parallel structure to the Chinese “地” construction. According to the collected data, the adverbial clause following “地” can function as either the first or second predicate in the Thai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 The use of the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 in this correspondence can be either optional or obligatory. This structure differs from the more common pattern of a verb followed by an adverbial clause. Whether the Thai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 can correspond to the “地” construction depends on several factors, such as the type of word or phrase functioning as the adverbial, the use of adverbial markers, the principle of temporal sequence, and adverbial semantic orientation.

Keywords: “地 de”;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 Chinese-Thai comparative; Adverbial Comparison

¹ Corresponding Author

汉语“地”字结构与泰语连动结构对应特点的比较分析

魏雅静

泰国 巴吞他尼 国立法政大学 文学院 邮编 12121

邮箱: supidchaya0211@gmail.com

苏妮

中国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 邮编 100083

邮箱: wannisabunu@gmail.com

收稿日期 2024. 12. 22 修回日期 2025. 3. 11 接收日期 2025. 3. 18

摘要

泰语连动结构是汉语“地”字结构的一种对应表达形式。根据收集到的语料,汉语带“地”状语有时表达为泰语连动结构中的第一个谓语或者第二个谓语。连动结构作为对应形式既具有选择性,也具有必要性。其与典型的对应形式,即动状结构具有一定的差异。连动结构能否作为“地”字结构的对应形式与状语的词性、状语能否带状语标志词、时间顺序原则、状语的语义指向等因素有关。

关键词: “地”、连动结构、汉泰对比、状语对比

1. 引言

汉泰状语对比研究早已引起学者们的关注。状语标记的对比是研究工作中的一个难题。尤其是在汉语状语标记“地”的泰语对应词语,或者说泰语状语标志词的确定上,学者的观点不太一致。在这方面,Wei (2023)从句法、语义和语用三个层面,深入分析了已有研究提到的四个泰语状语标志词,得出了结论:仅有“อย่าง ja:n²¹”能作为泰语状语标志词,也可以与“地”相对应。我们认同魏文的观点,并进一步探索了一个更广泛的研究领域,即汉语“状+‘地’+动”结构(下文简称为汉语“地”字结构)在泰语中的对应形式。通过初步考察发现,除了典型的动状结构(包括带和不带状语标志词“อย่าง ja:n²¹”的结构)以外,泰语中还使用其他形式作为汉语“地”字结构的对应形式。

综合已有研究成果可知,汉语“地”字结构在泰语中具体表现如何从未被详细讨论过。Wang (2008)、Deng (2012)等只将带状语标志词“อย่าง ja:n²¹”的结构作为“地”字结构的对应形式。只有少数学者提到了其他对应形式。比如 Deng (2011)、Yin

(2011) 认为少数泰语形容词可以直接在谓语中心词之前作状语，形成状在前而中在后的结构。例如“(老师) 认真地教”中，“认真地教”可以表达为“ตั้งใจ $\text{taŋ}^{41}\text{teaj}^{33}$ (认真) so:n^{14} (教)”(参考 Yin, 2011)。² 然而，实际上这种表达形式属于泰语的连动结构，即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动词连续排列，而不需要加任何连接词的结构。这种对应现象告诉我们两种语言在形式上存在一对多的对应情况。

本研究的研究目的是解释泰语连动结构与汉语“地”字结构之间的对应关系，找出该对应形式的优势和劣势。为此，需要在大量的语料中收集相关例句。在以往汉泰状语对比研究中，这种收集方法非常少见。该研究方法除了有助于找到更多的相关例句以外，还能让我们发现汉语“地”字结构与泰语相关结构形式的实际对应情况。不仅如此，研究结果将为泰国汉语学习者或中国泰语学习者提供更多的汉泰翻译的实例作为参考。

本研究的语料来源于 21 部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及其泰文翻译版³。在这样的文学作品中，作者是通过单向的沟通方式将信息传递给读者，为了提高语言的生动性，他们经常使用带有描写性意义的语言形式。其中，状语带“地”修饰核心动词的形式也表示描写性意义。因此，汉语“地”字结构的出现频率比较高。从中，笔者共找出了 2,200 个相关句子。其中，186 个汉语“地”字结构以泰语连动结构为其对应形式。笔者将在这 186 条连动结构上进行详细分析。

2. 相关研究现状

根据已有相关研究成果，笔者将相关研究现状分为以下两个部分：

2.1 汉语“地”字结构在泰语中的对应形式研究

关于汉语“地”字结构在泰语中的对应形式研究，Wang (2008)、Yin (2011)、Deng (2012)、Amkid (2024) 等学者提出的对应形式不完全相同。其中，Amkid (2024) 的研究结果相对比较全面。该文对汉泰平行语料中的相关例句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汉语“地”字结构在泰语中能够通过 9 种不同的形式来表达，从使用率最高到最低的分别是“动+状”（ $\text{กริยา}+\text{บทขยายกริยา}$ ）、“动+อย่าง $\text{ja:\eta}^{21}+\text{状}$ ”（ $\text{กริยา}+\text{อย่าง}+\text{บทขยายกริยา}$ ）、带“地”状语转换成连动结构的第一谓语（ $\text{บทขยายกริยาภาษาจีน}$

² “认真地教”在泰语中最典型的对应形式其实应该使用“动+อย่าง $\text{ja:\eta}^{21}+\text{状}$ ”结构表达，即“สอนอย่างตั้งใจ $\text{so:n}^{14} \text{ja:\eta}^{21}\text{taŋ}^{41}\text{teaj}^{33}$ ”。由于 Yin (2011) 观察到，在泰语中存在一种能够表达与“认真地教”相同意义，且结构上与汉语形式更为相似的表达，所以该文认为“ตั้งใจสอน $\text{taŋ}^{41}\text{teaj}^{33} \text{so:n}^{14}$ ”更适合作为“认真地教”在泰语中的对应形式。

³ 21 部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及其泰文翻译版包括矛盾的《林家铺子》；老舍的《茶馆》《骆驼祥子》《月牙儿》《断魂枪》；冰心的《斯人独憔悴》《小桔灯》《明子与咪子》；沈从文的《萧萧》《边城》；巴金的《家》（第 1-11 章）《春》（第 1-5 章）《灭亡》《狗》《春天里的秋天》《死去的太阳》；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吴组缃的《官官的补品》；王蒙的《蝴蝶》；严歌苓的《少女小渔》以及艾雪的《双食记》。选择的原因，一方面考虑的是中国小说的作者，即老舍、巴金等的作品中的句子在汉语语法研究中常常出现，另一方面考虑的是泰语翻译版的译者，即这些小说的译者都是在泰国翻译、汉语教学等领域上受认可的。

เทียบกับเคียงกับภาคแสดงที่หนึ่ง)、带“地”状语转换成副词而在动词之前表修饰(บทขยายกริยาภาษาจีนเทียบกับกริยาวิเศษณ์ขยายข้างหน้ากริยาหลัก)、一个动词(กริยาหนึ่งคำ)、带“地”状语转换成连动结构的第二谓语(บทขยายกริยาภาษาจีนเทียบกับเคียงกับภาคแสดงที่สอง)、带“地”状语转换成宾语的定语(บทขยายกริยาภาษาจีนเทียบกับบทขยายกรรม)、带“地”状语转换成主语的定语(บทขยายกริยาภาษาจีนเทียบกับบทขยายประธาน)以及其他类。可见,汉语“地”字结构在泰语中的对应形式比较丰富。其中,第三种和第六种形式是本研究关注的形式,即连动结构。

2.2 泰语连动结构中动词之间的语义关系研究

泰语连动结构中,动词之间的语义关系比较复杂。从语义层面对泰语连动结构进行分类并受到泰国学者的关注是 Thepkanjana (1986)。该文的分类也成为了后续学者如 Chuvicha (1993)、Suwanarat & Mallikamas (2020) 等研究泰语连动结构的基础。本次研究也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作为汉语“地”字结构对应形式的泰语连动结构进行分析。下面是 Thepkanjana (1986) 提出的分类,一共将泰语连动结构细分为8种小类(Thepkanjana, 1986, 转引自 Prasithrathsint, 2006):

- (1) 连续发生的两个动作如“เขาไปทำงาน k^haw¹⁴paj³³t^ham³³ɲa:n³³ (他去工作)”;
- (2) 同时发生的两个动作如“เขาพยักหน้าเห็นด้วย k^haw¹⁴p^ha⁴⁵jak⁴⁵na:⁴¹hen¹⁴duaj⁴¹ (他点头同意)”;
- (3) 前置动词表示后置动词进行的状态如“เขานอนร้องเพลง k^haw¹⁴no:n³³ro:ŋ⁴⁵p^hle:ŋ³³ (他躺着唱歌)”;
- (4) 前置动词表示对后置动词的感觉或看法如“ชอบว่ายน้ำ te^ho:p⁴¹wa:j⁴¹nam⁴⁵ (喜欢游泳)”;
- (5) 前置动词表示后置动词进行的感知如“เห็นเขาโมยเงินฉัน hen¹⁴k^haw¹⁴k^ha²¹mo:j³³ɲɔ:n³³te^han¹⁴ (看到他偷了我的钱)”;
- (6) 前置动词表示对后置动词进行的行动控制如“เริ่มทาสีบ้าน rx:m⁴¹t^ha:³³si:¹⁴ba:n⁴¹ (开始粉刷房子)”;
- (7) 表示等同或比较的关系如“เขาพูดเหมือนเด็ก k^haw¹⁴p^hu:t⁴¹mu:n¹⁴dek²¹ (他像小孩子一样说话)”;
- (8) 后置动词表示前置动词进行的趋向如“ย้อนมา jɔ:n⁴⁵ma:³³ (转回来)”。

总的来说,在以往的相关研究中,关于泰语连动结构作为汉语“地”字结构的对应形式的情况并不多见。值得注意的是,Amkid (2024) 确实发现了这种对应现象的存在。然而,该研究并没有对汉语“地”字机构在泰语中表达为连动结构的优势与劣势进行充分的探讨。鉴于此,笔者在本研究中将重点关注这一问题。

3. 汉语带“地”状语在泰语连动结构中作为第一个谓语的表达

汉语带“地”状语表达为连动结构的第一个谓语，指的是汉语“状+‘地’”结构转换成泰语连动结构中的第一个谓语。

值得注意的是，泰语连动结构的两个动词之间可以表示多种语义关系。Thepkanjana (1986, 转引自 Prasithrathsint, 2006) 以动词之间的语义关系为标准，将连动结构细分为 8 类。在此基础上，通过考察收集到的泰语语料，我们发现当汉语“状+‘地’”表达为连动结构中的第一个谓语时，与其后面的谓语（原来的谓语中心词）之间的语义关系包括“连续发生”“同时发生”“前置动词表示后置动词进行的状态”“前置动词表示对后置动词进行的行动控制”以及“表示等同或比较的关系”等。各类的比例不同，如下表所示：

表 1 汉语带“地”状语表达为泰语连动结构中的第一个谓语所表达的语义

语义类型	数量 (144)	百分比 (100%)
A. 连续发生	15	10. 42%
B. 同时发生	37	25. 69%
C. 前置动词表示后置动词进行的状态	80	55. 56%
D. 前置动词表示对后置动词进行的行动控制	1	0. 69%
E. 表示等同或比较的关系	2	1. 39%
F. 可归为 A 类和 B 类	1	0. 69%
G. 可归为 B 类和 C 类	8	5. 56%

从语义上看，第一个动词与其后动词的语义关系比较丰富。比例较高的是 A-C 类，例如：

(1) “大哥，”淑贞马上站起来，高兴地叫了一声。琴也起身往外面走去，立在亭子门口等他们。（巴金《春》）

ดีใจ ร้องเรียก
di:33teaj33 ro:ŋ45riak41
高兴 叫

(2) 吴养清微笑地向那个女郎点头，他认得她就是方才提议组织募捐队的女学生。（巴金《死去的太阳》）

ยิ้ม พยักหน้า กับ เธอ
jim45 p^ha45jak45na:41 kap21 t^h:ɤ33
笑 点头 向 她

(3) 觉民从怀里取出一卷稿纸趁众人阴暗中不注意的时候偷偷地递给琴。（巴金《春》）

แอบ ส่ง ให้ ฉิน โดย ไม่ ให้ ใคร เห็น
?ɛ:p21 son21 haj41 te^hin14 do:j33 maj41 haj41 k^hraj33 hen14
偷 递 给 琴 以 不 让 谁 看到

(1) 中, “高兴地叫”在泰语中表达为“ดีใจร้องเรียก di:³³teaj³³ro:⁴⁵riak⁴¹”。从语义上看, “ดีใจ di:³³teaj³³ (高兴)”和“ร้องเรียก ro:⁴⁵riak⁴¹ (叫)”两个动作连续进行, 即动作者“高兴, (然后)叫”。两者的语义关系属于 A 类。(2) 中, “微笑地(向那个女郎)点头”在泰语中表达为“ยิ้มพยักหน้า jim⁴⁵p^ha⁴⁵jak⁴⁵na:⁴¹”。从语义上看, “ยิ้ม jim⁴⁵ (笑)”和“พยักหน้า p^ha⁴⁵jak⁴⁵na:⁴¹ (点头)”同时进行, 即动作者(同一个人)同时笑和点头。两者的语义关系属于 B 类。(3) 中, “偷偷地递”在泰语中表达为“แอบส่ง ?ε:p²¹son²¹”。从语义上看, “แอบ ?ε:p²¹ (偷)”表示“ส่ง son²¹ (递)”的状态, 即送的时候不被别人发现。两者的语义关系属于 C 类。

我们认为这三类连动结构的出现频率较高, 其原因与汉语状语成分的语义有关。汉语状语前置中心语主要是受时间顺序原则的影响(参考 Dai, 1988)。尤其是带“地”状语一般表示某种动作进行的方式或状态。这里的状态可以是伴随状态, 也可以是动作进行之前已存在的状态。泰语连动结构中的第一个谓语也能够表达这些语义。稍有不同的是, 连动结构不能保留状语标记“地”给状语带来的描写性意味。

此外, 少数带“地”状语转换为泰语连动结构中的第一个谓语之后, 与其后的谓语组合还能表达其他意义, 我们将其归为 D-G 类。例如:

(4) 在一阵小小的喧闹之后, 有些人下了车, 又有人上车来, 渐渐地一切又归于静寂。几分钟过去了。火车又慢慢地动了。(巴金《死去的太阳》)

เริ่ม	ขยับเขยื้อน
<u>ry:m⁴¹</u>	k ^h a ²¹ jap ²¹ k ^h a ²¹ juan ⁴¹
开始	移动

(5) 林先生常常叹气, 林大娘的打呃像连珠炮。林小姐虽然不打呃, 也不叹气, 但是呆呆地好像害了多年的黄病。(茅盾《林家铺子》)

นิ่งซึม	ราวกับ	คนป่วยที่เป็นไข้เหลืองเรื้อรัง
<u>nin⁴¹sum³³</u>	ra:w ³³ kap ²¹	k ^h on ³³ puaj ²¹ t ^h i: ⁴¹ pen ³³ k ^h aj ⁴¹ luan ¹⁴ rua ⁴⁵ ra: ³³
发呆	好像	得了黄病的患者

(6) 她说了这些话, 便闭上眼睛, 两手交叉地放在胸前, 好像就要睡去似的。(巴金《家》)

สองมือ	ประสาน	กัน	วาง	อยู่บนอก
<u>so:¹⁴mu:³³</u>	<u>pra²¹sa:n¹⁴</u>	kan ³³	wa: ³³	ju: ²¹ bon ³³ ?ok ²¹
双手	交叉	互相	放	在胸上

(7) “这么办也行”孙老者深深地看了沙老师一眼: “不比武, 教给我那趟五虎断魂枪。”(老舍《断魂枪》)

จ้อง	มอง	อาจารย์ชา
<u>teon⁴¹</u>	mo: ³³	?a: ³³ tea:n ³³ te ^h a: ³³
凝视	看	沙老师

(4) - (5) 中, “慢慢地动”和“呆呆地好像”在泰语中分别表达为“เริ่มขยับเขยื้อน rɯ:m⁴¹k^ha²¹jap²¹k^ha²¹juan⁴¹”和“นั่งซึมรากับ nij⁴¹sum³³ra:w³³kap²¹”。从语义上看,前者属于D类,即与“慢慢地”相对应的动词“เริ่มrɯ:m⁴¹(开始)”表达了对其后动词“ขยับเขยื้อน k^ha²¹jap²¹k^ha²¹juan⁴¹(移动)”的行动控制;后者属于E类,即与“呆呆地”相对应的动词“นั่งซึม nij⁴¹sum³³(发呆)”与第二个动词“รากับ ra:w³³kap²¹(好像)”之间的关系是比较关系。此外,我们还发现有时候两个动词之间的语义关系是不容易判断的,所以较难将其归入上述语义类型。如(6)中,与“双手交叉地”相对应的是形义一致的短语“สองมือประสาน so:ŋ¹⁴mu:³³pra²¹sa:n¹⁴”,该动作与第二个动作“วาง wa:ŋ³³(放)”既可以是连续发生的,也可以是同时发生的,所以我们将其归为F类。(7)也是如此,与“深深地看”表达为连续排列的两个动作“จ้องมอง teoŋ⁴¹mo:ŋ³³”。其中,第一个动词既可以理解为与其后动词“mo:ŋ³³(看)”同时发生,也可以理解为其后动词进行的状态,所以我们将其归为G类。

总的来说,我们认为泰语连动结构中的第一个谓语和第二个谓语之间具有与汉语带“地”状语和中心语相似的语义关系,因为两个成分的排列顺序都受到时间顺序原则的影响。这使得我们能够把两种语言中句法结构上不同的,但语序、语义上基本相同的形式对应起来,形成了一对多的对应情况。

4. 汉语带“地”状语在泰语连动结构中作为第二个谓语的表达

汉语带“地”状语表达为连动结构中的第二个谓语,指的是汉语“状+‘地’”结构转换成泰语连动结构中的第二个谓语。我们之所以把位于核心动词后面的这些成分叫做第二个谓语,而不把其看作后置状语,这是因为从整个句子所表达的语义来看,这些成分含有比较浓厚的谓词性语义。虽然它们的位置可以视为泰语状语的常规位置,但是语义上更容易理解为另一个谓语。

通过考察收集到的泰语语料,我们发现当汉语“状+‘地’”表达为连动结构中的第二个谓语时,与其前面的谓语(原来的谓语中心词)构成的语义关系包括“连续发生”“同时发生”“前置动词表示后置动词进行的状态”等。其中,“同时发生”类最多。请看下表:

表2 汉语带“地”状语表达为泰语连动结构中的第二个谓语所表达的语义

语义类型	数量 (42)	百分比 (100%)
A. 连续发生	2	4. 76%
B. 同时发生	35	83. 33%
C. 前置动词表示后置动词进行的状态	2	4. 76%
E. 表示等同或比较的关系	2	4. 76%
H. 前置动词表示后置动词进行的感知	1	2. 38%

从语义上看，第二个动词与其前动词的语义关系也比较丰富，但主要集中在B类。
例如：

(8) 萧萧拉着伯父衣角不放，只是幽幽的哭。伯父摇了一会头，一句话不说，仍然走了。（沈从文《萧萧》）

ร้องไห้ ไม่พูดไม่จา
rɔːŋ⁴⁵haj⁴¹ maj⁴¹p^hu:t⁴¹maj⁴¹tea:³³
哭 不言不语

(8) 中，状语“幽幽的”在泰语中表达为动词性词语“ไม่พูดไม่จา maj⁴¹p^hu:t⁴¹ maj⁴¹tea:³³（不言不语）”，位于动词“ร้องไห้ rɔːŋ⁴⁵haj⁴¹（哭）”之后。从语义上看，两个动作是同时进行的，所以我们将其归为 B 类。该类结构与带“地”状语表达为连动结构中的第一个谓语时的 B 类情况一样。

此外，汉语带“地”状语转换成泰语连动结构中的第二个谓语后还能表达其他意义。然而，各类的出现频率都非常低。例如：

(9) 这时寿生已经跑了进来，当真是一身泥，气喘喘地坐下了，说不出话来。（茅盾《林家铺子》）

นั่ง ลง หอบหายใจ
naŋ⁴¹ loŋ³³ hɔ:p²¹ha:j¹⁴tea:j³³
坐 下 喘气

(10) 寨人上岸走去后，老船夫闷闷的立在船头，痴了许久。（沈从文《边城》）

ยืน เศร้า
ju:n³³ saw⁴¹
立 悲伤

(11) “为什么单单该你一个人死？”他又走到床前，把她放在床上，自己跪下来，昏迷地叫着她底名字。（巴金《死去的太阳》）

ขาน ชื่อ เธอ เหมือนคนบ้าคลั่ง
k^ha:n¹⁴ tɕ^hu:⁴¹ t^hɔ:³³ mu:an¹⁴ k^hon³³ ba:⁴¹ k^hlan⁴¹
叫 名字 你 好像 疯子

(12) 花树中间隐约地露出来几处房屋、庭院和假山。（巴金《春》）

เห็น บ้านเรือน ศาลา และ ภูเขาจำลอง แทรกประกาย
hen¹⁴ ba:n⁴¹ruan³³ sa:¹⁴la:³³ lɛ⁴⁵ p^hu:³³k^haw¹⁴team³³lo:ŋ³³ sɛ:k⁴¹ pra²¹ka:j³³
看见 房屋 庭院 和 假山 若隐若现

(9) 中，状语“气喘喘地”在泰语中表达为动词性词语“หอบหายใจ hɔ:p²¹ha:j¹⁴tea:j³³（气喘）”，位于动词“นั่ง naŋ⁴¹（坐）”之后，表示动作者坐下之后喘口气。这样的对应形式不能准确地反映汉语状语所表达的动作进行的伴随状态，而是将其表达

为后发生的动作。(10)中,与状语“闷闷的”相对应的是动词“เศร้า saw⁴¹(悲伤)”,位于动词“ยืน ju:n³³(立)”之后,前置动词表示后置动词进行的状态,即“站着(不是坐着、躺着等)”。这样使得第二个动词的动作性更强(更像谓语中心语),而第一个动词的动作性较弱(更像谓语修饰语)。所以,这里的C类与表1中的C类情况不同:带“地”状语转换成连动结构中的第二个谓语后不包含方式义或状态义。

(11)-(12)中,“昏迷地”“隐约地”在泰语中分别表达为“เหมือนคนบ้าคลั่ง muan¹⁴kʰon³³ba:⁴¹kʰlaŋ⁴¹(像个疯子)”“แทรกปรกกาย se:k⁴¹pra²¹ka:j³³(若隐若现)”。前者与其前动词“งาน kʰa:n¹⁴(叫)”的语义关系是等同关系,表示动作者叫,且他像个疯子一样。也可以理解为第二个动词表示前一成分进行后呈现出的状态,即他叫她的名字,这一状态像个疯子一样。该结构表达的第二种意义与汉语原句所表达的意义具有较大的差异⁴;后者与其前动词“เห็น hen¹⁴(看见;与‘露出来’相对应)”的语义关系是,前置动词表示后置动词进行的感知(一般第一个动词包括“听、看见”等表示感官的动词),表示看见房屋、庭院和假山的一部分(没有看到全部)。也就是说第二个谓语能产生的前提条件是第一个谓语的引导。此时更容易将第二个谓语理解为后发生的动作。

可见,汉语带“地”状语表达为泰语连动结构中的第二个谓语时,除了B类(同时发生)以外,其他类型的连动结构都不能较好地传达汉语状语所包含的语义。原因还是跟时间顺序原则有关:第二个谓语意味着该成分表达的动作更晚发生。正是因为语义表达上的差异,汉语带“地”状语表达为泰语连动结构中的第二个谓语的情况明显少于其表达为连动结构中的第一个谓语的情况。

5. 泰语连动结构对应汉语“地”字结构的必要性分析

前文论述了部分汉语“地”字结构在泰语中可以表达为连动结构。笔者认为连动结构能够用作“地”字结构的对应形式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由于连动结构具有扩张功能,即能表达多个语义,所以在某种情况下可以与“地”字结构相对应。另一方面,产生一对多的对应关系,这反映了与“地”字结构相对应的泰语典型形式,包括无标记的动状结构和带状语标志词“อย่าง ja:ŋ²¹”的动状结构,可能存在一些使用限制,所以需要使用其他形式来表达。下面笔者将进一步分析泰语连动结构与汉语“地”字结构对应,是否存在选择性,即使用连动结构为对应形式的汉语句子的是否能

⁴ 若将其表达为连动结构中的第一个谓语,即“เหมือนคนบ้าคลั่งงานชื่อเธอ muan¹⁴kʰon³³ba:⁴¹kʰlaŋ⁴¹kʰa:n¹⁴teʰu:⁴¹tʰɔ:³³”,语义上可能与汉语原句的意思更相近。因为汉语原句中,“昏迷地”的语义既可指向主语,又可指向核心动词;泰语“เหมือนคนบ้าคลั่ง muan¹⁴kʰon³³ba:⁴¹kʰlaŋ⁴¹”若位置上靠近主语,该成分的语义,相比其位于连动结构中的第二个谓语时,更容易与主语发生联系。

够使用典型的泰语对应形式来表达？如果可以，那连动结构是选择性的对应形式（既可用也可不用）；如果不可以，那连动结构就不具有选择性，而是具有必要性的对应表达形式。我们的主要假设是，部分汉语“地”字结构只能或最好使用连动结构为其泰语对应形式，不能使用典型的动状结构为对应形式。

在进一步考察相关例句之前，笔者将首先总结泰语连动结构与动状结构的异同：

第一，在句法结构上，最典型的连动结构中“动₁”和“动₂”具有同等的地位，都是对主语进行陈述的谓语成分；而动状结构中，“动”和“状”之间的地位不同，后者是前者（中心语）的修饰成分。

第二，在语义上，连动结构中“动₁”与后置状语一样，可以表示某种动作进行时的状态。但是连动结构与动状结构之间最明显的区别在于：

1) 根据时间顺序原则，连动结构中“动₁”因为语序靠前，所以还可以表示该动作是“先发生”或“先存在”的，而泰语状语一般不能表达这种意义。泰语状语因为语序后置，所以可以表示“后发生”或“后存在”的。

2) 相对来说，使用连动结构时，“动₁”可以较为直接地表达“动₂”进行的状态或方式，不含描写性；使用动状结构时，带“อย่าง ja:ŋ²¹”的状语描写性相对较强，“อย่าง ja:ŋ²¹”标记不出现时状语的描写性相对较弱。

第三，在语用上，连动结构中“动₁”属于谓语，不能像后置状语那样通过带状语标记得以凸显或强调。

可见，从上述三个层面来看，连动结构与动状结构只在语义表达功能上存在部分重合。

在收集到的语料中，我们注意到，汉语“地”字结构通常由相同的两个词组成，分别充当状语和谓语中心词。而在泰语中，这一结构有时候由后置状语表达，有时则通过连动结构来表达。例如：

(13) 觉慧静静地听着觉民说话，他突然发觉哥哥的声音由平静而颤动，而变成悲哀的了。（巴金《家》）

ฟัง อย่างสงบ
faŋ³³ ja:ŋ²¹sa²¹nop²¹
听 安静、沉默地

(14) 琴不能够再静静地听下去了。淑贞的这番话给她打开了一个新的眼界，使她知道一件新的事情。（巴金《春》）

นิ่ง ฟัง
nin⁴¹ faŋ³³
安静、沉默 听

(13) 中，与“静静地听”相对应的是带状语标志词“อย่าง ja:ŋ²¹”的动状结构，即汉语“地”字结构的典型泰语对应形式。但是(14)中则使用了连动结构来表达⁵。

这样看来，使用动状结构还是连动结构是存在选择性的。然而，我们发现语料中部分“地”字结构不应或不能使用动状结构表达，而只能使用连动结构来表达。例如：

(15) 这个时候，琴提到的往事深深地感动了他（同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他忍不住感叹地说：（巴金《家》）

ถอนหายใจ	พูด
<u>tʰɔ:n¹⁴ha:j¹⁴teaj³³</u>	pʰu:t ⁴¹
感叹	说

(16) 林小姐在铺面和“内宅”之间跳进跳出，脸上红喷喷地时常大笑，有时竟在铺面帮忙招呼生意，……（茅盾《林家铺子》）

ใบหน้า	แดงอ้ม	อาบรอยยิ้ม
ba:j ³³ na: ⁴¹	<u>dɛ:ŋ³³im²¹</u>	ʔa:p ²¹ rɔ:j ³³ jim ⁴⁵
脸	红而丰满	充满笑容

(17) 这时候他恨不得抱着她痛哭一场，然而一个念头象针一般地刺痛着他。（巴金《灭亡》）

ความคิดชนิดหนึ่ง	เหมือนเข็มแหลม	แยงลึกเข้า
kʰwa:m ³³ kʰit ⁴⁵ tɛ ^h a ⁴⁵ nit ⁴⁵ nuŋ ²¹	<u>muan¹⁴kʰem¹⁴ɛ:m¹⁴</u>	je:ŋ ³³ luuk ⁴⁵ kʰaw ⁴¹
一个念头	像针一样	刺进
หัวใจ	จน	ปวดแปลบ
hua ¹⁴ teaj ³³	teon ³³	puat ²¹ ple:p ²¹
心	直到	疼痛

(15) 中，“感叹地”表达为连动结构中的第一个动词“ถอนหายใจ tʰɔ:n¹⁴ha:j¹⁴teaj³³（感叹）”，与其后动词“พูด pʰu:t⁴¹（说）”组合后表示两个动作连续发生，即先叹息，然后说。在我们的语料中，表达“感叹地说”的句子共有 3 例，均未使用动状结构为对应形式⁶，其原因在于充当状语的词语是动词性词语，因为与该动词相对应的泰语词状态义或方式义不够强，因此不能带状语标志词“อย่าง ja:ŋ²¹”（不能说成“*พูดอย่างถอนหายใจ pʰu:t⁴¹ja:ŋ²¹tʰɔ:n¹⁴ha:j¹⁴teaj³³”），也不能直接作状语（“พูดถอนหายใจ pʰu:t⁴¹tʰɔ:n¹⁴ha:j¹⁴teaj³³”不能被理解为动状结构）。那么，泰语倾向于将其处理为连动结构的第一个谓语，表达先于“说”发生，或与“说”同时发生的动作。(16) 中，“红喷喷地”因语义上还指向主语“脸上”，表示对表情的描写，所以泰语中将其表

⁵除了结构差异以外，与“静静地”相对应的词语也不相同。“นิ่ง nin⁴¹”与“สงบ sa²¹ŋop²¹”是近义动词，前者重在表达外在表现或身体是不动的；后者重在表达内在或心理是冷静的。

⁶其余两句，一个句子中，“感叹地说”直接使用动词“อุทาน ʔu²¹tʰa:n³³（感叹）”来表达；一个句子中，该状中结构表达为复合句，即“พูดขึ้นพร้อมกับถอนหายใจ pʰu:t⁴¹kʰun⁴¹pʰrɔ:m⁴⁵kap²¹tʰɔ:n¹⁴ha:j¹⁴teaj³³（在说的同时还叹息）”。

达为连动结构中的第一个谓语，“แดงอิม de:ŋ³³im²¹（红而丰满）”，该成分距离上与主语相近。由于泰语状语的语义一般不像汉语状语那样具有多指性⁷，所以当汉语状语的语义还指向主语、宾语成分时，泰语中常常会将该状语处理为主宾语的陈述成分，如主语的谓语、主宾语的定语等。（17）与（16）同理。“象针一般地”对应泰语连动结构中的第一个谓语，这是为了使该成分更靠近主语“一个念头”，该状语也可以表达为连动结构中的第二个谓语，但是语义上会变成“一个念头刺痛着它（这件事）像针一样……”，句子表达不完整。

可见，充当状语的成分的词性、能否带状语标志词、时间顺序原则、语义指向等都是使泰语连动结构成为“地”字结构的对应形式之一的重要因素。典型对应形式因状语后置于中心语，状语容易理解为后发生的、动作的结果等意义，所以在某种情况下无法与汉语“地”字结构相对应。因此，我们认为连动结构作为汉语“地”字结构的对应形式有时是选择性的，有时是必要性的。

6. 结语

泰语连动结构作为汉语“地”字结构的对应表达形式之一，其优势与劣势总结如下：

1) 优势方面。当带“地”状语表达为第一个谓语时，无论在表层结构上还是语义上都能表示其优势所在。从表层上看，“状+‘地’+动”与“动₁（与状语相对应）+动₂（与核心动词相对应）”相对应，结构中各个成分的语序基本一致（只是少了状语标记“地”的对应状语标志词）；从语义上看，连动结构中“动₁”表达的语义也与汉语状语所表达的语义有交叉，如表示与“动₂”连续发生、与“动₂”同时发生以及表示“动₂”进行的伴随状态等。其中，“动₁”表示“动₂”进行的伴随状态这一类值得我们注意。有的汉语词作状语时，在泰语结构中表达为连动结构中的第一个谓语，如副词“偷偷”带“地”充当的状语常常表达为动词“แอบ ʔɛ:p²¹（‘偷’义）”并前置于另一个动词，构成连动结构。这种对应现象反映了泰语连动结构作为汉语“地”字结构的对应形式不是偶然现象。

2) 劣势方面。该对应形式还存在一些语义或语用上的限制，如不能表示状语的描写性意义、不能对状语成分进行强调等。此外，汉语状语转换成泰语连动结构中的谓语后，如果前置动词不表示后置动词进行的状态，我们就很难看出该泰语句是从汉语“状+‘地’+动”结构转换而来的。也就是说，我们还可以将连动结构的每种小类按照其对应能力的不同划分级别：划分标准为各类所表达的语义与汉语“地”字结构所

⁷ Liu (1983) 根据语义类型，将状语分为两大类：描写性状语和非描写性状语。前者一般可以用“地”，后者一般不用“地”。描写性状语可以按照语义指向将状语分为 M1（指向主语）、M2（指向核心动词）、M3（指向宾语）三种小类。

表达的语义的远近程度。比如带“地”状语表达为连动结构中的第一个谓语比其表达为第二个谓语时更能体现汉语原句所表达的语义，因为第一个谓语倾向于表示先发生的；第二个谓语倾向于表示后发生的等。因此，在选择对应形式时应注意：即使是非典型的对应形式，其中也具有对应能力上的等级性。

不仅如此，研究结果将为泰国汉语学习者或中国泰语学习者提供更多的汉泰翻译的实例作为参考。如当汉语“地”字结构中状语成分在时间上明显地表示其先于动作行为时，建议选择将状语转换成连动结构中的第一谓语作为其对应形式。对于其他情况，还是建议使用更典型的、更常见的形式，即“动+อัยง ja:n²¹+状”来表达。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最合适的对应形式的选择还需要根据语境来决定。

参考文献

- Amkid, S. (2024). A study of Thai sentences compared to the Chinese “Adverbial Modifier + 地 de + Verb” construction using inventory typology. *Journal of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42(2), 56-87. (In Thai)
- Chuvicha, Y. (1993). *Clausehood in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s in Thai*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In Thai)
- Dai, H.Y. (1988). Temporal sequence and Chinese word order. Huang, H. (translate). *Linguistics Abroad*, (1), 10-20. (In Chinese)
- Deng, Sh.W. (2011). *A comparative study of adjectives and adverbials in Chinese and Thai languages*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Huaqiao University. (In Chinese)
- Deng, T.T. (2012). *Chinese and Thai language structural particle contrast*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Guangxi Minzu University. (In Chinese)
- Liu, Y.H. (1983). Classification of adverbials and order of multiple adverbials. *Grammar Research and Exploration*, (1), 32-56. (In Chinese)
- Prasithrathsint, A. (2006). *Controversial construction in Thai grammar*.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Press. (In Thai)
- Suwanarat, P., & Mallikamas, P. (2020). A study of conveying Thai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s into English: Case study of the sweet scent of Hay. *Journal of Letters*, 49(2), 67 – 97. (In Thai)
- Wang, S.H. (2008).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word order of attributes and adverbials in Chinese and Thai languages*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Xiamen University. (In Chinese)

- Wei, Y.J. (2023). An Analysis of Equivalence of Thai Adverbial Markers and the Chinese Word “de 地” from Three Linguistic Aspects: A Case of 21 Modern Chinese Novels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Thai Translations. In N. Meechiyo (Eds.), *Chinese Studies Book Chapter 2 (48 Years Thai - Chinese Relations: Society, Culture, and Education Strategic Partnership)*, (pp.1-22). Sirindhorn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Center. (In Chinese)
- Yin, Zh.L. (2011). *Comparative study of Adverbial Word Order in Chinese and Thai and Analysis of Errors in Thai Students' Acquisition of Adverbials*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In Chinese)